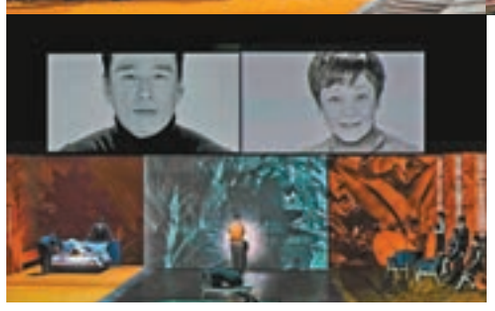
林奕華X黃詠詩

何不聊聊天？蒲松齡穿越現代

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故事穿越到今日，只能用人鬼絕戀來表現嗎？

香港導演林奕華的新作《聊齋》（Why We Chat?），選擇了蒲松齡的鬼狐世界來神遊，在摩登現代的舞台上，沒有鬼神傳說，只有寂寞的男女，和茫然惆悵的你、我、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劉振祥 攝「非常林奕華」提供



扁平的世界和我們

蒲松齡寫《聊齋誌異》，496篇故事說不完的光怪陸離，光是其中的狐、仙、鬼、妖就夠後世的創作人們改編出無數有趣作品。到了林奕華這兒，他拎出的卻是個「聊」字；在黃詠詩操刀的劇本中，曲折離奇的故事被磨碎碾平，嵌進底色中。整個故事中沒有鬼，卻鬼影幢幢，是自我的折射，也是人與人之間越來越虛無縹緲的聯結。

2011年時，林奕華就有改編《聊齋誌異》的念頭，當時時興說宅男，他一想，《聊齋》豈不是正好的材料？「宅男不就是晚晚在電腦上遇到『女鬼』？」之後的幾年，計劃暫時擱置，直到去年正式動手創作，外頭的話題更新了無數波，世界也變了樣子，他卻覺得正好，「現代人是已經活進去《聊齋》裡面了。」他說，「為什麼我用聊天這個東西（來切入）？當我們現在全部東西都是目標為本，例如『不要浪費時間呀』，『快點進入主題呀』，或者『別太深，淺些就行』，令到件事越來越薄，很多東西越來越一樣，人的世界真的可怕過所謂的未知世界。」

這感慨不是沒有來由。經歷了從寄信到FAX到手機再到現在科技、網絡無孔不入的年代，林奕華看到的世界是一個日趨扁平的世界。不需要想像，沒有曲折的試探與尋找過程，直接上網就能宣洩慾望，「連意淫都開始沒有意淫的快樂」。這樣的世界中，人的面孔也開始變得模糊，「人開始失去對人的好奇，慾望已經被異化成action和reaction。人是沒有獨特性的，我們也沒有去探討別人獨特性的衝動。人越來越沒有生趣，很可悲。所謂的AI，所有的東西最終都是一種經濟，最後都是給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去異化你。當你擁有最多的新科技，擁有很多的方便，但是你已不再是你自己，那本末倒置得很離譜。『why we chat』，表面上說的是聊天，真正說的是人對人還有沒有任何真正的興趣呢？」

回到自我

對林奕華來說，《聊齋》有趣的地方是它正好是我們扁平現實的反面——「400多個故事，很多看起來很相似，但是當你真正深入地去講的時候，在那相似處總又有很多個性的區別。」在黃詠詩的筆下，「聊齋」則變成重重比喻，它是暢銷書作家蒲先生經營的手機APP，也是人來人往過客不絕的大酒店。與蒲先生糾纏不清的，是一位如真似幻的胡小姐，她到底是他的女朋友、妻子、密友還是知音？

「我看《聊齋》的時候，它裡面有兩樣東西，一個是對社會的控訴，另一個是對愛情的憧憬，雖然這其中甚少團圓結局，多數是以離別和遺憾為終結。對社會的控訴，我會傾向不是批判社會，對我來說社會是人合成的名詞，社會有問題肯定是因為人出了事，我會回到人本身，回到我本身，我最大的興趣仍然是人怎麼認識自己。」

林奕華說，蒲松齡就是一個極之典型的例子，「他眼中的自己如果就是真實的自己的話，要不他從一開始就不會想去考科舉，或者考了兩次後就會知道自己的真正長處短處興趣而不會再繼續考。為什麼他那麼死心不息呢？這其實關係到他理想的自己和幻想的自己，一個正正是理性，另一個則是感性，兩者不停互相遷就着去平衡。」從蒲松齡筆下的鬼故事回看作者本身的自我投射與情感寄託，「魂穿」為蒲先生的蒲松齡能否在與胡小姐的「相愛相殺」中認清自己？而觀眾，又能否在編劇與導演所織就的層層疊疊的意象羅網中找到自我失落的影子？這是舞台劇《聊齋》最令人好奇的。

也許，正因為「回到自我」的思考角度，黃詠詩說，劇本的寫法剛好與《聊齋誌異》相反。「《聊齋》裡面，很多時候他們遇到問題時，是有一些和現實無關的外力去幫他完成、成全。我們甚至會覺得那件事情很美麗，因為現實中的人不理你，社會沒有那麼關照你，但是這些不知從哪裡來的東西會飛過來義務幫你，成就你。但是我們寫的時候其實是調轉過來的。（呈現出來的是）有些事情你搞砸了，不是別人手多多害你，而是你自己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有些東西『歪』了。（我們的劇本）其實是向裡面走的，最令人恐慌的就是所有的災難和你的宿命到來時，其實不關別人事，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你的這種一手造成是沒有意識的。當你意識到的時候，才會發現：原來是我做錯了。這就是劇中的『覺醒』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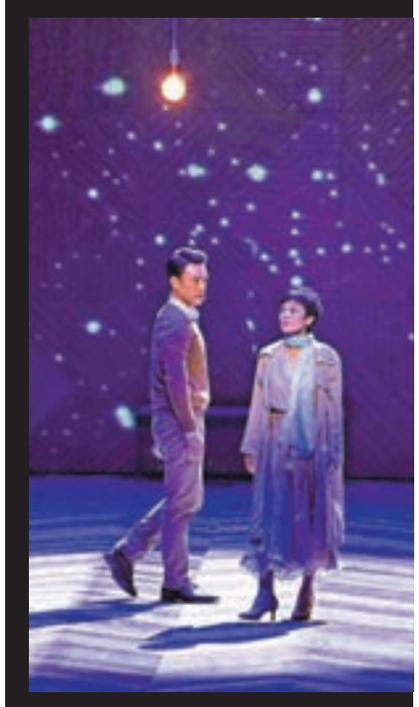
林奕華笑說，很多人想像改編《聊齋誌異》，會如同處理一隻雞，雞胸做這個，雞肉做那個，「但我們現在不是，是把它免治了，將所有的東西變成一樣的東西。」「但我們保證這是一隻有機走地雞，而不是基因雞。」黃詠詩笑道。

與張艾嘉和王耀慶再次合作

這次的舞台劇請來張艾嘉與王耀慶擔任主演，這是林奕華繼《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後再次與張艾嘉合作，與王耀慶的上次合作也已經要追溯到6年前。這幾年，張艾嘉專注在自己的電影創作，王耀慶則成為內地電視劇中「精英總裁」的代言人。

「上次《華麗上班族》是張姐自己寫的劇本，這次她來演黃詠詩的劇本，有些東西出來時更加出乎我們的意料。最讓我佩服的是，她真的拿着劇本回去不斷地融會貫通，去呼吸這個角色。她和我說：你一定要給我時間去串這個角色，越早給我我越能去表現不同的階段。看着她演出來，我們覺得很神奇。黃詠詩的這個劇本，上半場是寫男主角，下半場是寫女主角，中間的時空和身份跳來跳去的。張姐如果自己不明白，或者我沒有辦法讓她明白的話就人人都不通了。」林奕華說，張艾嘉演戲前，是要「先劃線」，做之前就要對整個戲的邏輯和人物條縷分明、了然在胸，王耀慶卻剛好相反。「他讀三次後就不帶劇本排戲了。他不背東西，而是很想自己在當下那個moment去知道自己為什麼說出那句台詞，感受那個moment。於是他整天在那低聲碎碎唸，其他人就很挫折，因為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知道，如果我用一貫綵排的方式去排練，就有點犧牲了他的這個機會，他想要每個當下都有這個感受。他曾對我說：『我現在是極之任性地，讓自己拉長那個享受進入角色的當下。』」

三個老朋友再碰面，默契自不用說，但面對表演方式如此不同的兩人，林奕華的處理則更讓人期待。劇中張艾嘉將跳躍在少女、少婦、妻子、情人等不同角色中，帶來她戲劇舞台上最為多變的表演。



非常林奕華《聊齋》
時間：1月25日至27日
晚上7點30分
1月28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敢觀舞台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2017舞蹈回顧：重演不斷

■曹德寶《順》 主辦方提供

回看2017年舞壇，除了之前提及的演出及現象——以眾籌/ 集資方式令重演及赴外交流的計劃得以實行，年前的文化交流計劃陸續開花結果——去年還有若干的現象可以討論，篇幅所限，只能先談重演這現象。

過去我們一直詬病香港的獨立演出重演的機會太少，由於演期短，好的演出錯過了就沒機會再看，而作品也沒有精益求精的機會。雖然康文署有所謂「續舞系列」，但並非重演，而是讓編舞可以繼續發展其作品。

2017年則有可喜的變化，除了李偉能及邱加希的《re:do》、東邊舞蹈團的《燃脈》等個別的重演節目，十一月兩個大型活動——藝發局主辦的「賽馬會藝壇新勢力」的舞蹈展演及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的「城市當代舞蹈節」中，本地節目都是重演，若連同於本月初舉行的「香港比舞」，三個月內（雖然橫跨兩個年度）總共重演了24個作品，其中李德的《Here it is》更是同一月內重演兩次，李偉能的《回聲摺疊》則一年內重演了三次，三個月內重演了兩次。一下子將過去兩三年本地較佳的年輕及中生代編舞作品重新推到觀眾面前，可說是一次新一代編舞的大檢閱，但也形成了互相競爭及觀眾被迫取捨的問題。

當資源不再集中於一個機構，加上資助政策的側重，自然百花齊放。創作人能夠重演優秀的或具潛質再發展的作品絕對是好事，但擠在一起的重演日期只會逼令有意入場觀眾作取捨。各主辦機構實需加強溝通及協調，讓彼此所花的心力得到最大的效果。

而且，以展演及藝術節形式重演，大家都希望能與零散的個別演出重演有所不同，能夠造出聲勢之餘，也為藝術家提供更多的機會——這包括改進作品，又或者增加曝光的機會。綜觀而言，這次的幾個藝術節的側重點並不相同：「城市當代舞蹈節」其實是以海外業界人士、策展人、藝術節或藝術中心負責人為對象，而非本地舞蹈觀眾，有點像展銷會。除了開幕節目、黎海寧2006年作品《證言》於晚上演出，其他重演的本地作品都安排在下午演出，入場以海外「買家」及圈中人為主。看過的作品除了因應場地而有所調整，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

而「賽馬會藝壇新勢力」是集合演藝及視藝與跨媒介的一次大型展演。但就舞蹈部分，則主要是將近年藝發局帶過到韓國首爾、德國杜塞爾多夫、澳洲阿德萊德和台北等地的藝術博覽會或藝術節的舞蹈作品，放在一起，重現於香港舞台，有點像藝發局的一張推廣成績單。演出之外，也有舉辦工作坊及社區活動。既然以藝術節形式進行，藝發局可以更為積極地策劃演出，像壓軸節目「游山行」系列(不過，在原本的節目及售票指南，並未列有這個系列)般，讓曹德寶及黃靜婷等編舞作不同嘗試。

能夠有「更多可能」是必須的，在楊春江出任藝術總監的「香港比舞」便示範了一例。「香港比舞」是一個連結韓國、日本及台灣等地的藝術節/ 機構的舞蹈交流網絡中的一員。今年一月初首次舉行，共八個本地重演作品和六個海外演出分成三個節目進行，每個節目均有本地及海外演出，令觀眾不只是入場觀看重演之作，還有機會看到其他地區的作品，增加入場的意慾和效益。而本地作品有機會被邀請到交流網絡的藝術節演出，與更多的觀眾及創作人會面。這對創作人來說，是相當好的機會。而且，雖然是重演的作品，編舞亦有重新發揮的空間，最明顯的例子是曹德寶的《順》，由首演時的獨舞變成這次的七人舞(據悉群舞是原初的構思），中心題旨頓時清晰得多，整體演出的力量也加強了；毛維及黃翠絲的《地圖》精減後緊湊了，白灘銘的《900”》也較首演時進步。在這裡，我們看到重演不一定照演如斯，藝術節的策劃人能夠認識到這點，給予協助，我想是很重要的。

說回來，能夠有這麼多的節目獲得重演機會，反映了近年舞壇的蓬勃情況，也可見年輕編舞的日漸成熟，作品水平日益進步。當然，我們不應該像以往般拔苗助長，但下一步，也許是時候可以考慮提供創作長篇的機會。

周末好去處

雷內·馬格利特：影像透視

■René Magritte and The Barbarian (Le Barbare), London Gallery credit to Private collection, Courtesy Brachot Gallery, Brussels 照片與錄像

比利時馬格利特基金會聯同太古地產ArtisTree及歐洲獨立藝術圖書出版商Ludion，呈獻極具影響力的20世紀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格利特的132張相片原檔及8套影片。這些於1914年至1967年期間創作的珍貴照片與錄像，當中一些更從未於亞洲和歐洲曝光。是次展覽更會提供一系列相關教育活動，費用全免，讓大眾可深入了解此偉大藝術家的創作歷程。

展覽所有相片原檔及影片，分別由兩位歐洲私人收藏家，比利時馬格利特基金會及比利時博物館Museum of Photography Charleroi慷慨借出。展覽由博物館總裁Xavier Canonne策展，共分為六個部分，不隨時序地呈現藝術家馬格利特的生活，以及其家人和朋友，讓觀眾透過其相片及家中影片，深入了解此偉大藝術家的心路歷程和生活軼事。這些相片及影片於70年代才被發現，當時馬格利特已離世超過十年，因此相當珍貴。

日期：即日起至2月19日 早上10時至晚上8時
地址：ArtisTree – 鯽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康橋大廈1樓
費用全免
展覽於2月15日將開放至下午4時，並於2月16及17日關閉。

賴聲川對望曹禺 打造新經典《北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著名戲劇導演賴聲川執導的曹禺名劇《北京人》將於3月30日在北京首都劇場首演。該劇由曹禺之女、劇作家萬方擔任文學顧問。賴聲川18日在北京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他和曹禺父女都實現了合作，很榮幸成為曹禺戲劇傳承的一部分。《北京人》仍是一部有待發掘的作品，他執導的版本將為觀眾帶來一種新的感覺。

《北京人》是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曹禺的代表作。該劇以一個典型的沒落士大夫家庭——曾家的衰落為矛盾衝突和戲劇背景，折射出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可以稱之為中國士大夫階層生命的戲劇寫照。曹禺談到創作《北京人》的動機時說道：「當時我有一種願望，人應當像人一樣活着，不能像當時許多人一樣活着，必須在黑暗中找出一條路子來。」

賴聲川執導的戲劇《暗戀桃花源》、《寶島一村》、《如夢之夢》等都已成為中國觀眾熟知的作品。這次他執導《北京人》將是一次經典與大師的對望。他說，1980年在美國伯克利大學讀書時，他就曾聆聽過來訪的曹禺演講，並得以相識。如今，很榮幸能成為曹禺戲劇傳承的一部分。

《北京人》的文學顧問萬方，不僅是曹禺的女兒及衣缽傳承人，同時也是中國著名劇作家，創作了《空鏡子》、《日出》、《冬之旅》、《新原野》等一系列劇作經典，獲得金雞獎、華表獎、飛天獎、文華獎等大獎，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獲獎最多的編劇之一。

該劇也集結了眾多著名演員參演。飾演愫芳的劇雪被譽為影視界最著名的「四大青衣」之一。北京人藝優秀演員孔維將在《北京人》中飾演曾思懿。優秀演員閆楠將在劇中飾演曾文清。《北京人》還特邀內地知名音樂製作人李泉擔任主題曲創作和演唱。

■《北京人》主創在發佈會現場合影。 中新社